

母亲也会说累喊疼

□ 马亚伟

那天晚上,我正在写稿,母亲突然走进屋,坐在我旁边对我说:“今天我买菜去了很远那个大超市,走路太多了,现在膝盖特别疼。”我停下来,说:“妈,你就是听人说大超市搞特价,图便宜非得去那里买菜。现在吃亏了吧?没省多少钱,还把自己累着了。好好休息去吧,明天就好了。”说完后我继续在电脑上写刚才的稿子。

第二天早晨,我竟然忘了母亲膝盖疼这件事,照例匆忙地收拾着,连句话也没顾上跟她说。过了一会儿,母亲说:“今天我不下楼了,膝盖还是有点疼。”我这才想起昨晚母亲对我说的话,赶紧说:“要不咱去医院看看去?”母亲一个劲儿摇头说:“不用,不用,歇歇就好了。”过了一天,母亲的膝盖果然没事了。

周末,我低头看手机,母亲在旁边看电视。她看到感兴趣的内容,总是跟我交流几句。可我忙着浏览手机,总是敷衍她。母亲突然说:“最近我感觉头总是发晕,不知道血压是不是升高了。”听母亲这样说,我赶紧放下手机,把血压计拿过来。我给母亲量过血压,发现她的血压很正常。母亲宽心了,笑笑说:“没事就好。”

这段时间,我发现母亲三番五次就跟我说不舒服,那不舒服,这让我感到很奇怪。在我印象中,母亲从来不知道苦和累,因为她从没有说过苦和累,即使生病了也总说没事。母亲年轻时,不分昼夜劳作,每天都是天不亮就起床。有一次干农活被锄头碰伤了腿,她都不肯歇一歇,还咬着牙说,一点都不疼。可如今母亲怎么如此脆弱了?动不动就说累,还总是身体不舒服,难道真的是因为母亲上了年

纪?人老了不注意休息,身体会吃不消。

后来我有意识减少母亲的家务劳动,有时候连菜都不让她买。晚上我做好饭,让母亲来吃。吃过饭,母亲要收拾碗筷,我把她推到沙发上,让她乖乖看电视。我洗好碗,又去电脑前写稿。写完稿,我去客厅的时候,母亲对我说:“再给我量一量血压,我怎么感觉有点不舒服。”量过后,我发现母亲的血压完全正常。我说:“妈,你的身体大不如从前了,明天咱们去医院做个全面检查。”母亲一听赶紧拒绝:“我过不去,我这毛病睡一觉就好了。”

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,我发现母亲身体并无大碍。但她怎么变得有点矫情了,大概是人老了的缘故。我把自己的想法跟老公说了,他嘿嘿一笑说:“我看啊,咱妈这是在求关注。你瞧你整天不是看电脑就是看手机,跟她说了几句话。她闷得慌,可不就想办法求关注嘛。”还别说,老公说得蛮有道理的。我忽然想起来,母亲让我给她量血压的时候,脸上的表情总是美滋滋的。这让我想起小时候,我跟母亲撒娇邀宠时的表现,摔倒后即使摔得一点都不疼,我也会哭得震天响,看到母亲关切心疼的样子,小小的我特别有满足感。都说人老了像个孩子,母亲也有了小孩子的心理,说累喊疼是为了求得我的关注。想到母女间的这种有趣的角色转换,我不觉笑了。

同时我也好好反省了自己,每天不是抱着手机就是守着电脑,忽略了母亲。我的忽略,让母亲倍感失落,所以才如此求关注。我想好了,以后一定要好好陪伴母亲,变母亲求关注为我主动关注,做合格的女儿。

敲门咚咚响

□ 王伟革

咚咚咚,一大早,老张被敲门声吵醒,是隔壁的年轻租客。“大爷,有伞吗?借一把,雨真大。我赶时间,不然就迟到了。”

“有有有,给你。路上小心,注意安全。”老张热情地说。

看着租客撑着伞消失在暴雨中,老张叹气说:“晴备雨伞饱备饥粮,现在的年轻人,不会生活。”

晚上,咚咚咚,年轻租客又来敲门:“大爷大爷,刚刚炒菜,没盐了,借一勺盐,谢谢谢谢。”言语里透着一丝油烟味。

老张热情地说:“一勺哪够?给你一袋。我这有葱,要不?自家种的,你多拿些。”

看着租客接过盐,拿着葱火急火燎跑开,老张摇头说:“现在的年轻人啊,丢三落四,不会生活。”

咚咚咚,又是那个年轻租客,手里

拿着一张缴费单,一脸焦急:“大爷,您知道怎么缴纳水费吗?再不交费,要停水了。”

老张说:“可以去自来水公司交,也可以在网上交,扫个码就行了,你来看看我的手机……”

这一天,老张迷迷糊糊又听到咚咚咚的敲门声,睁眼一看,却是儿子从外地赶回来,而自己正躺在医院里。

医生对儿子说:“幸亏邻居去敲你家门,把你爸送来及时,否则,后果不堪设想。”

儿子提着水果,咚咚咚敲开隔壁租客的们,千恩万谢。

年轻租客眼睛潮潮地说:“我父亲是患心肌梗塞走的,当时身边要是有人,也许不会有事。看到大爷孤身一人,我就时常去敲门,看看他有没有需要……”

母亲不做“啃小族”

□ 王国梁

母亲老了,没有退休金,没有养老保险,也没有多少积蓄。我本来打算把她接到城里一起生活,她就不肯,说是乡下自由,而且离不开左邻右舍的老姐妹。

我对母亲说:“既然你不愿意来城里,那我每个月给你一千块钱的零花钱,行不行?”母亲立即摇头说:“我才不要你的钱呢!你买了房子,每个月还得还贷款,我再成‘啃小族’,你的日子还咋过?”我被母亲逗笑了,说:“妈,你还知道‘啃小族’这个词儿呀?”母亲呵呵地笑着说:“我听电视上说的,说是有的老人,老了什么都不干,就知道‘啃小’,我才不当那样的人呢,给儿女添麻烦!”我说:“你不用担心我,我挣工资,怎么也有你花的钱。”母亲笑眯眯地拿出一个存折,神秘地对我说:“我多少还有点积蓄,用不着你花的钱。”我刚要拿过存折看上面有多少钱,母亲立即收起来,开玩笑说:“有多少钱先保密!”

就这样,母亲在乡下过着自由的生活,我在城里为自己的小家打拼。每隔一段时间,我都会回老家看望母亲。

上次我回老家,看到家里摆满了插花,满床满地都是零零碎碎的花枝。我疑惑地问母亲是怎么回事。母亲说:“这不嘛,我闲着没事,就从绢花厂里拿来这些,平时做些零活儿。这活儿一点不累,想做就做,不想做就歇着。别小看这点活儿,我一晚上能挣五十多块钱呢!”我有些生气地说:“妈,你是不是没钱花了?没钱你就说,我给你。谁让你这么大了还做这些,都快七十的人了,早该好好歇歇了!”母亲笑着说:“我才不做‘啃小族’呢!我干这活儿一点不累,还挺乐呵呢!我不跟别人比,就当个消遣,能做多少做多少。每次我把做好的绢花交上去,领回工钱,心里就美滋滋的,觉得自己还不老,还能干活。电视上不是常说嘛,生命在于劳动,我劳动劳动挺好的。”我笑了,纠正母亲说:“是‘生命在于运动’!”母亲说:“我不懂这些,劳动也是运动吧?反正我干点活儿真的觉得很高兴,你让我整天闲着,我就得憋出病来。”母亲的话不假,她一生勤劳,在我的印象中,她几乎没有闲下来的时候,真的让她什么都不做,她会更难。所以,我只好由着母亲。

母亲过日子精打细算,除了平时做点零活挣钱,她还打理了一个小菜园。小菜园里种了各种蔬菜,除了自家吃,她还带到集市上卖。母亲种的菜非常好,到了集市上就被顾客一抢而光,很多人都认识这位卖菜的老太太了。每次母亲卖菜回来,都兴奋得很,她眉飞色舞地对我说:“现在很多人就认我的菜,他们都知道我种的菜是‘纯天然绿色蔬菜’。别看我老了,但我自己觉得腿脚利索,很多年轻人都比不了我!”看着母亲一脸的成就感,我笑着说:“妈,连‘纯天然绿色蔬菜’这样的词儿你都能说这么溜!你一点都不老,脑筋灵活,精力充沛,我都佩服你呢!”母亲说:“可不嘛,我稍微动动,身子骨更硬朗。我不当‘啃小族’,你们没负担,我心里更舒畅!”是的,老人多动动没什么不好。我见过很多老人,什么都不做,越来越呈现出老气横秋的状态,而母亲是充满活力的。所以,我依着母亲。

母亲不做“啃小族”,赚了钱还为我儿子买衣服。看着大孙子穿上自己买的衣服,母亲一脸的幸福!

丘比特婚介

480元报名
登记一次
成功为止

上网查株洲丘比特婚介,网站有会员资料免费查阅,二十年老品牌,无暴利,无婚托,诚信正规,给单身朋友多个选择机会,满意为止。

上网友丘比特婚介,网站有会员资料免费查阅,二十年老品牌,无暴利,无婚托,诚信正规,给单身朋友多个选择机会,满意为止。
女:短婚,34岁,1.72米,博士,大学教授,有房有车
女:未婚,26岁,1.65米,本科,中学教师,白净漂亮
女:未婚,29岁,1.65米,本科,事业编机关,白净漂亮
女:离异,44岁,1.60米,本科,企业财务,漂亮气质佳
女:离异,35岁,1.65米,本科,中学教师,白净气质佳
男:离异,43岁,1.70米,研究生,大学教授,开多个实体公司
男:离异,59岁,1.70米,大学,公务员,有房有车

联系人丘比特婚介: 28204222
手机号也是微信号 15367412822
地址:株洲市体育路广悦大厦801室

广告接待热线 28881111

“人人参与,大爱无疆!” 85岁章医生微信捐款400元助学

本报讯(记者 郑炜青)7月25日晚11点多,晚报金秋助学老朋友章焄炎来电:“郑记者,我用微信给你发了红包过来,请你接收一下,这是我参加今年金秋助学的捐款。”

章焄炎今年85岁,是三三一医院的退休医师。这是他今年第七次参加晚报金秋助学活动,每年捐款一般是300-500元。去年8月,章医生拄着拐杖来晚报大楼捐款时说:“我的身体比较差了,腿脚不方便,明年我估计不能亲自来捐款了。”为此,章医生向记者“虚心请教”如何使用微信发红包,并与记者互加了好友,他的微信网名为“牧工”。

记者手记

晚报金秋助学14年,像章医生这样的老人,记者见过很多很多,他们的捐款虽然不多,但那一份爱心,总是让记者感动。今年,是比较特殊的一年,因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,自活动启动,记者便十分担心难以筹到足够的爱心款,来帮忙那些困难的大一新生。但章医

生这一份沉甸甸的爱心,让记者增加了信心。正如章医生所言:“人人参与,大爱无疆!”记者相信,无论多大的困难,一定会被克服。众人拾柴火焰高,只要人人献出一份爱,今年的金秋助学,一定会达到预期的资助目标!

记者接诊电话,边点开网名“牧工”的微信,发现老人发了各两百元的两个红包、两个转账,共计800元。在确定章医生捐款金额后,记者当即转回400元,并一步步“指导”章医生如何接收转账。

章医生在微信里给记者留了言:“郑记者,我的腿脚不方便,实在不能去亲自交款,只好用你去年教给我的发红包的办法,为贫困学子尽一份力……通过战胜新冠肺炎疫情这件事,我深刻体会到,我们这个社会,相互帮助、相互关心、相互支持、相互爱护是多么重要。只要一息尚存,明年我还会参加。社会多一份关爱,人间就少一份忧伤,人人参与,大爱无疆!”

晚报“萤火虫”助学资助了他7年 今年考上大学的他,能踏进大学校门吗?

贫困生档案
编号:001
姓名:小辉
毕业高中:炎陵县第一中学
高考分数:518分(理科)



▲志愿者与小辉(右)合影 受访者供图

父亲因意外丧生,但他绝不轻言放弃

初中时,父亲不幸因意外去世,但小辉没有因此变得消沉,依旧保持了良好的心态,生活上乐观积极,学习上奋发图强。虽然眼下大学的学费没有着落,但他渴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双手改变命运。

“孩子读书每个月生活费只有400元左右,感觉这些年亏欠孩子很多。”小辉的母亲唐女士介绍,小辉13岁时,丈夫外出务工时不幸因意外丧生,当时获得的赔偿款非常少,自己因为学历低,很难找到工作。而且,小辉的姐姐由于家庭条件限制,只读完了高中。目前,她和两个孩子都是低保户,每个月有1200余元的低保金。

他是结对援助志愿者的“暖宝宝”

“这个孩子很懂事,他身上有同龄人少有的成熟。”小辉是株洲晚报志愿者联合会“萤火虫”助学的资助对象。结对志愿者王丽(化名)介绍,她从2013年开始,正式与小辉结对,每个学期她援助小辉1000元,“为了不给孩子增加心理压力,我都会刻意减少与小辉接触。这次,小辉考取了518分,我很高兴。”

志愿者:希望他帮助家庭走出困境

今年5月15日,“萤火虫”助学组对小辉的家庭进行回访。回访志愿者尹涛介绍,小辉的家庭条件非常艰苦,住房虽然是砖房,但屋子里里外外都没有进行过任何装修。“我和小辉认识3年了,这个孩子的乐

接受采访时,小辉表示,家里的情况确实比较困难,所以他准备尽快找一个工作,尽可能缓解家人的压力。同时,为了不给家里增加多余的负担,他还准备填报尽可能离家近的学校。

“依照家里的状况,母亲拉扯我们两个孩子实属不易。现在以我的成绩,肯定能够进入大学,那么我在学业之余也应该帮母亲承担一些家庭的责任。我还有个想法,实在凑不出学费,便打算报名‘大学生参军’,那么至少在服役期间,母亲可以不用再负担我的费用,我也能通过参军,强健体魄、报效国家。”小辉说。

“虽然平时我们接触不多,但每次通电话时,小辉都会给我格外开朗、阳光的感觉。我还听走访志愿者说,小辉在学校里和同学们的关系非常融洽,还长期担任班干部。逢年过节,小辉都会给我发来问候短信,而且还曾给我寄来了手书的信件,字里行间完全感觉不到家庭困难给他造成的影响,这让我感觉格外温暖。”王丽说。

新闻资料 “萤火虫”助学

株洲晚报志愿者联合会“萤火虫”助学活动,主要是资助株洲地区6-14岁贫困学龄儿童,从资助的学期起,一直资助到初中毕业。由爱心人士一对一结对援助的学生,有些甚至被资助到高中或大学毕业。从2009年到今年上半年,“萤火虫”助学活

动共资助贫困儿童1000余人,其中约500人已经初中毕业,总资助金额4967432元。2020年上半年,“萤火虫”助学活动正在资助的贫困儿童为581名,涉及株洲地区193所学校,资助金额489000元。(记者 贺天鸿)